

政法研究资料选辑
(1)

目 錄

現代修正主义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国家

學說的篡改	[苏] И·涅果达耶夫	1
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还是“政治行动 协会”？	[苏] А·布京柯	14
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完全民主”？	[苏] А·布京柯	23
現代帝国主义，还是“自行消亡的 资本主义”？	[苏] А·布京柯	37
改良主义者的“普遍福利国家”的謬論	[苏] Б·А·土曼諾夫	49

* * *

二十年来美国反动立法措施对公民自由

的蹂躪和对美国共产党的迫害	[美]伊丽沙白 G·弗林	59
反动的西德联邦宪法法院	[苏] И·А·列嘉赫	73
西德司法机关中納粹法官充任要职	[德] К·葛納尔	79
1959年的英国議会选举	[苏] Н·С·克雷洛夫	88

* * *

墨西哥的司法制度	[苏] А·И·加里宁	95
巴西的司法制度	[苏] Н·Н·拉茹莫維奇	99
厄瓜多尔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苏] А·И·加里宁	105
烏拉圭的司法制度	[苏] Б·В·卡斯特里琴	109

动态七則

資料拾零（四則）

現代修正主义对馬克思列寧主義 國家學說的篡改

〔苏〕И·涅果达耶夫

列寧曾經指出，國家問題涉及到階級的根本利益，是政治鬥爭的焦点；所以，在國家問題上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理論和“理論家”。列寧寫道：“未必找得到第二個問題，會像國家問題那樣，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政論家有意無意地弄得這樣混亂不堪”^①。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常常指出，國家問題，對於無產階級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一再強調，不對國家的實質進行深刻地揭露，就不能找到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

列寧在揭露國家的實質時曾經寫道：“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個被支配的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②。他还指出，國家是階級利害不可調和的產物，過去、現在和將來永遠是階級的機構。它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適應客觀的需要而發生，並適應客觀的需要而消亡。所以，國家屬於歷史的和階級的范畴。

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把國家描繪為似乎在一切社會都存在的超階級的組織；他們斷言國家排斥階級矛盾，保障社會秩序，防止社會崩潰。資產階級的一切國家理論的使命，都是肯定資本主義，掩蓋剝削階級國家的階級實質。這些理論的反動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29頁。

② 同上，第437頁。

本質，在帝国主义时代，暴露得最为明显。

誰都知道，在資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資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經坚持国家不干預經濟的原則。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即在垄断資本統治时代，事情发生了极重要的变化，資产阶级国家的經濟作用大大地加强了。

垄断資本家在国家政权的帮助之下，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統治，使劳动人民群众受自己的控制，实行侵略的对外政策。在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与垄断組織的經濟权力相结合的現象，开始了垄断资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

資产阶级国家加强对經濟生活的干預，表現在这样一些形式上：将个别企业部門，甚至整个工业生产部門轉入資产阶级国家手中；用国家的預算开支兴建企业、鐵路等等以及采用个别工业部門国有化的办法来創設国有財产。占統治地位的垄断組織将这些国有財产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国家机器服从自己支配。国家政权机关，为了垄断組織的利益，竭力促使資本的集聚和集中。

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垄断組織的权力，导致进一步剥削劳动人民。所有这一切，就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并且为用革命的手段以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創設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因此，在垄断資本統治时代，在国内阶级矛盾和各国間冲突日益尖銳化的时代，資产阶级竭力加强本国的軍事官僚国家机器，利用受自己支配的国家机器来干預国家的經濟生活，攻击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此外，在国家机器对于劳动人民进行直接压迫的同时，还不得不采用各种社会宣传的办法，做一些不得不做的讓步。

这些事实，也是許多現代資产阶级国家理論的出发点。資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捏造現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实质，把国家資本主义的发展当作私有制的消灭，另方面則断言資产阶级国家的活动不是为了資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資产阶

級國家是“普遍福利國家”和“普遍富裕國家”，因為它似乎反對壟斷組織的利益，實行“旨在保護整個社會利益而反對壟斷組織的措施”。他們強調認為“國家調整”經濟，則將改變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性質。例如，美國一位教授曼德宣稱，帝國主義國家有“維護社會普遍福利”的職能。

資產階級的僕從們力求以這些謠言來證明，現在壟斷組織已經越來越受制於位在其上的國家。然而事實表明恰恰相反：資產階級國家幾乎完全受制於壟斷組織，執行壟斷組織的意志；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也就把國家用於自己的利益。資產階級國家按最高價格向壟斷組織定購原料和設備，對大軍事工業集團實行稅收優待和各種信貸制度。它甚至採用這種辦法，即興建由納稅人擔負的軍事企業和其他工業企業，然後將這些企業轉交壟斷組織。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壟斷組織以修建費10%的代價，將國家興建的許多軍事企業取歸自己所有。1955年，美國政府以修建費 $\frac{1}{5}$ 的代價，將二十四所生產合成橡膠的國有工廠賣給壟斷組織。

所有這些事實都表明，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作用的加強，並沒有改變它的資產階級性。現代資產階級國家，是資本家的階級組織；它擔負着各種職能，並對資本的生產過程實行資本家的階級監督。P·盧森堡寫道：“這種監督不是作為限制資本主義所有；恰恰相反，是作為保護這種所有而實行的。或者，用經濟語言來說，它不是干涉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是使這種剝削合法化、秩序化”。

資產階級思想家宣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在縮小壟斷組織的經濟能力；私有制正在被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現在已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中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它能保證對國民經濟進行有計劃的領導；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過程正在形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力圖以此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冒充為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當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的時候，在這種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當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或者

“接近社会主义”，如像資本主义的僕从們所意图証明的那样。

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意味着垄断的进一步加强，掌握在垄断組織手中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进一步集中。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把經濟剥削的力量和政治压迫的力量都集中于一身。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写道：“現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資本家的机器，資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資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轉成为集体的資本家，愈益剥削更多的国民”①。恩格斯以諷刺的口吻指出，如果說国家对烟草的垄断是社会主义，則拿破崙和梅特涅應該算是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了，因为他們第一次对出售烟草实行国家垄断。

列宁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它的形成不应当看作是粉飾資本主义的根据，而应当看作是临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資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过程，而这就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創造了物质前提。列宁强调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足的物质准备。

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根据的关于“普遍福利国家”的謠言，是經受不住批判的。就连资产阶级思想家本人也往往承认关于这种国家的无稽之談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艾伯勒芝写道：“普遍福利国家的政策絕不是新的。在古罗马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囑望博得人民的爱戴，同时掠夺社会财富的蠱惑家……希特勒就曾把社会福利計劃这个掌握政权的手段看得非常重要”②。

近来，“人民资本主义”理論在帝国主义世界非常流行，这种理論实质上同“普遍福利国家”理論并无多大区别。福斯特写道：“所謂‘普遍福利国家’的口号也就是‘人民资本主义’……这种政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92頁。

② J·艾伯勒芝：“福利国家”，紐約，1951年出版，第211—212、213頁。

策實質上是要工人階級為了分得資產階級的一杯余羹來出賣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优胜地位”。

“人民資本主义”理論目前已經被提升為美國的國家學說。同時經過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讚揚，美國已被称为“人民資本主义”國家。

“人民資本主义”的基本理論原理是這樣的。拥护這個理論的人斷言，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工資增長的速度已經加快到使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差別逐步消失了。工人能用自己的工資購買汽車、住房，把自己的錢存入儲蓄所，在許多企業拿份息。私人公司已經不能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剝削者，因為工人本身就是這些公司的股東，他們占有利潤並參與利潤分配。

然而，現在美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比二十五年以前更加不平衡了。甚至從美國官方材料來看，大約僅有八百萬美國人是美國公司的股東，他們只占全國人口的5%。而在這5%的人中間，大部分人是企業行政人員、技師、工程師、管理人員，至于美國工人只占股東總數的6%。在美國根本沒有什麼收入的平均可言。

在現代資本主义世界，沒有收入的平均，而有的只是壟斷資本家的收入和工人工資之間差別的進一步加大。資本家把國民收入的大部分裝進自己的腰包，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則每況愈下，工人階級相對和絕對貧困化的过程日益加劇。

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过程就是與資產階級相比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惡化。這個過程同剝削率的提高、資本的積累、集中和集聚，同工資和利潤的相互關係的變化（有利資本家而不利工人的）都有聯繫。

絕對貧困化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不過，不能把絕對貧困化的过程理解為生活水平的持續的普遍的同樣的逐日逐年的下降。在各資本主义國家，貧困化的过程不是在同樣的程度上而是在每個時期循着不同的速度進行的。

按照資本積累的規律，資本的積累必然導致相對減少對勞動

力的需要，增加劳动后备軍；而整个說來，則將导致工人阶级的絕對和相对貧困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积累規律的作用加强了。這表現在減低工人的相对工資上。例如，美国产业工人的工資和资本家的利潤的百分比是：1889年为70%，1919年为61%，1929年为47%，1939年为45%，而1956年約為40%。

所謂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貧困化的加剧，首先是說失业人口的增长。在1958年上半年，在二十三个最主要 的資本主义国家，共計約有一千五百万失业人口，即大大超过了战前1937年危机年份的失业人口。伴随失业人口的增长而来的是失业現象的延續，失业者对劳动市場和在业工人工資的威胁不断加大，在雇佣劳动上不平等待遇（按照年龄、民族特点等等）的范围扩大，劳动强度日益加剧。

在資本主义国家，捐稅激增，物价騰昂，凡此种种都使劳动人民的物質状况变得非常恶劣，目前美国稅收总额高达战前十五至十六倍。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每年要从职工工資內吸取30%的直接稅和間接稅，而在消費品上的官方物价指数也比战前提高了一至二倍。所有这些事实都說明，目前工人阶级貧困化的过程正在加剧。

現代資产阶级思想家正在运用一切手法来迷惑沒有經驗的人們。他們在宣揚“人民資本主义”和“普遍福利国家”的同时，又提出所謂“技术主义”（ТЕХНОКРАТИЯ）的鬼話。“技术主义”理論的拥护者們以生产过程中技术的提高，自动化的加强和管理职能的扩大为出发点，斷言这就必然形成一种相当于資本主义国家——“企业主团体”地位的“管理人团体”。“技术主义”的理想家們极力散布这样的妄想：彷彿資本主义国家終将成为管理人的“所有制”。

这种建筑在技术神秘化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管理现代生产中的作用神秘化之上的理論，对于資产阶级有着莫大的意义，因为这种理論的目的在于反駁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必要性。

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极不稳定的資本主义已經喪失自己的威信，而資產階級又害怕社会主义，于是就极力探求“第三条”道路——“技术主义”。現代右翼社会党魁，在和資產階級思想家实行合作的同时，也极力宣揚形形色色的技术主义的理論。例如，K·連涅尔在其所著“新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書中說，奥地利已經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从前的”資本家领导生产的职能已經轉入“組織者”手中。在 B·考茨基起草的奥地利社会党党綱草案內断言，奥地利已不再是資本主义国家，因为生产已經是社会化的生产，产品已經是社会化的产品，而各个資本家——企业主的活动已經为生产管理人員的活动所代替。

“技术主义”理論以歪曲的手法來反映現代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定生产过程。資本家在过去不但是企业的所有人，并且是企业的管理人。而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資本家脱离了对于生产的直接管理；一切管理职能开始由工程技术人員来实现。列寧曾經指出，与資本所有权相分离的最高监督的劳动，在帝国主义时期具有极大的規模。于是形成了經理人員——公司經理、董事等等的一整套的职位等級制度；不过垄断組織的資本主义性質并未因此而改变。垄断資本家借助于法律給他們規定的私有权，从事企业的調理工作，从而取得最大的利潤。在保护他們的权利上有的是大批的雇佣职员、警察、法院和军队等等。正是这些垄断資本家，金融寡头，而不是成千上万的拿薪金的中等技术組織人員，在主持垄断組織的事务和决定为垄断資本服务的資产阶级国家的对內对外政策。

說起来是很可笑的，由于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出現，資产阶级国家似乎就失去了自己的阶级的剥削性質了。資产阶级思想家为了給自己的判断以某种科学的外形和在劳动人民中間散布这种思想，就不得不作一番努力。

于是帝国主义思想家的同盟者——現代修正主义分子就来帮助他們了。他們以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作掩飾，竭力从内部腐蝕工人阶级，培植所謂現代帝国主义国家具有“人民”性的資产阶级思想。

美国修正主义者比脱尔曼的“普遍福利国家”一文，是他于1957年10月在“工人日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論文中的—篇。比脱尔曼在这篇文章中說，关于“普遍福利国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科学定义，然而它反映了美国人直到今天才达到的希望人民自由和幸福的宿願。这个願望在現在似乎已經成为絕大多数美国人民的社会綱領和政治綱領，这是現代反壟斷资本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等等的产物和表現。

比脱尔曼在进行了这样一番頌揚之后，又进而揭示“普遍福利国家”的实质。他認為“普遍福利国家”这一主张之能够彻底实现是因为有这样两个因素：第一，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壟斷资本主义的联盟；第二，有一个体现这个联盟利益的政府，它願为制止壟斷权力而干“到底”。

那么我們馬上要問，难道美国政府是体现反壟斷资本主义运动的利益的嗎？恰恰相反，它体现着壟斷組織的統一利益。像在美国見到的对于金融寡头这样驯服的国家机器，真是古往今来实不多有。政府人員居然身为經理，并且正式参与許多资本主义集团活动。例如，国防部长麦克埃洛是有名的肥皂大王，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从前是洛克菲勒家族的財政顧問等等。这种政府之实行壟斷組織的政策，为壟斷組織服务，是非常明显的。

比脱尔曼本人也承認，爭取“普遍福利国家”的运动，就其目的、意向和社会成分來說，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它的目的是限制和制止壟斷組織的政治和經濟权力，而非取消资本主义。他說：“經過分析就可知道，普遍福利国家 的 社會內容和政治內容，是反壟斷资本主义的而非反资本主义的，而爭取普遍福利国家运动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①。

比脱尔曼接着說，然而問題在于今天多数人民都把“普遍福利国家”看作是对美国的主要社会問題的最終的和全面的回答；因

① 比脱尔曼：“福利國家”（載第204号“工人日报”，紐約，1957年10月10日）。

此，为了达到实现这样的国家，必须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要放弃很久吗？比脱尔曼对这个问题也作了回答：虽然“普遍福利国家”保证人民福利的可能性是有限的，然而它在一定的时期是能够扩大的。其结论是，普遍福利国家是美国社会进步的特殊历史阶段，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和宪法的过渡则是而后的、更高级的历史阶段”^①。

这样看来非常明显，为了“普遍福利国家”就必须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要放弃得相当久，在整个历史阶段放弃它；至于什么时候才能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那是一个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而且这种过渡不是通过革命手段，而是用“和平的”和“宪法的”方法来实现。那么比脱尔曼这篇文章的意义何在呢！这就是：打倒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需要阶级斗争，不需要革命。但就是这样一些东西还居然被奉为“出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出的议论呢！请问：如果这也叫做马克思主义，那么在什么地方才能看到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呢？

不难看到，所有这些无非是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使美国的工人运动脱离革命斗争的道路，破坏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福斯特写道：“提出‘普遍福利国家’这个口号，无非是想使我们党在这个口号面前陷入思想混乱的状态”。

与资产阶级国家理论同声相应的修正主义者不顾事实地宣称，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垄断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加限制，因而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阶级性质。例如，波兰社会学家 Z·保曼在其“对阶级划分的思考”一文中写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将发生一种把越来越多的职能从私人手中转入国家手中的延续过程……。为了国家的利益，私有经济的处理的自由将相对地被缩小……。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的两个部分有彼此结合和互相支持的趋向”。

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贯穿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中。在该纲领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这样一些基本

① 比脱尔曼：“福利国家”。

理論，如像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質問題、國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作用問題、國家的消亡問題等等，都作了修正。

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中極力貫徹這種思想：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領域內已經不能容納這種生產力，而擺脫這種既成局面的道路，就是國家擔負起經濟職能來，國家機器一旦有了自己的經濟基礎，即可在此基礎上加強國家在勞動關係、社會權利等方面的作用。簡單地說，國家將逐漸變為屬於社會之上的不隸屬於任何階級的獨立力量。

在南共綱領中指出：“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分配，使它們日益建立在國家干涉的基礎上的必要性，使國家在管理和发展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得到改變和加強。國家干涉社會經濟發展的傾向日益加強”^①。“壟斷資本巨頭同國家管理聯繫的過程仍在繼續。但在承擔起重大的經濟職能的同時，國家和國家機器也就獲得其獨立的經濟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加強了國家機器的社會作用”^②。

在這裡一切都是用一種歪曲的態度提出來的。按照事實，本來應該強調指出壟斷組織在控制著國家機器。但卻相反，硬說國家在干涉社會經濟的發展時，在控制著壟斷組織。

所謂帝國主義國家“獨立”的理論，是在掩蓋帝國主義國家的階級本質，使無產階級不去正視其歷史的任務——以革命的手段奪取政權。現代資產階級國家是資產階級用來維護資本主義剝削條件的階級組織。雖然無產階級勢力已在若干國家有所增長，但是國家機器仍舊掌握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手中，並且執行著它的意志。無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怎樣增長，工人階級仍舊是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而資產階級則仍舊是剝削和壓迫階級。

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中，在對資本主義國家加以美化的同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說姿意加以歪曲。綱領中斷言：“在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政權鞏固

①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269頁。

② 同上，第270頁。

后，国家逐步消亡的問題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問題了”^①。

南共綱領还強調說：“国家，即它的管理机关和它的行政手段，无论如何也不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内部矛盾的主要工具。国家机关不可能是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决定一切的、永久不变的和包罗万象的因素”^②。南共綱領的这种說法，完全改变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領導作用的理論。

修正主义者关于国家将在社会主义时期消亡的宣教，是违反馬克思主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說，社会主义国家是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工具，离开坚强的国家机器就不能为建設新社会而奋斗。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国家应当成为建設社会主义和保护国家免受帝国主义阴谋侵害的机关。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必須对劳动量和消費量实行监督，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之間，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別，还没有达到消費品的丰富程度，还实行按劳分配。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还有較长时间存在民族差別，而民族主权与国界問題还有着联系。由于这些原因，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还要保留并且还要加强。赫魯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說：“在目前条件下削弱社会主义的国家就等于帮助敌人。帝国主义者現在无法击破我們，而修正主义者實質上却是要我們自行解除武装，消灭保証国防的国家机构，从而听任敌人摆布”。

現代修正主义者不能認清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同准备条件使国家逐步消亡之間的辯証关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認為（生活也确凿地証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将逐步地实现，是国家发展的长期過程的結果。向社会主义过渡标志着国家消亡

①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第289頁。

② 同上，第373頁。

的长期过程的开始，但絕不像修正主义者所企图的那样，是这个过程的終結。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将有所改变，这些职能将向着极力引导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不断发展和日趋完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就“国家的消亡”問題进行阐释时，說他們所謂的“国家消亡”，指的是取消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組織职能，并将这种职能交与工人委員会。然而，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并不能出于国家經濟組織职能的消亡，而只能出于这种职能的强盛。

在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将消亡，社会管理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質，并且轉变为人民直接管理社会事务。作为政权机关的国家机关将变成組織和处理經濟及其他事务的行政机关。赫魯曉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經強調指出：“但不能简单化地把国家机构的消亡过程看成像秋天落叶一样，叶子落完后，树就剩下光禿禿的树枝了”。

国家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产物，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才能导致国家的消亡。当社会阶级區別的一切痕迹都已消逝，并且对抗共产主义的各种势力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时，对于国家的需要也就不存在了。恩格斯曾經說过，社会将把国家机器交给历史博物館，同紡車和青銅斧头陈列在一起。

列寧曾經強調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經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資料轉为公有財产，光靠剝夺資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①。而消亡过程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的发展速度”^②。

在爭取共产主义的明天的斗争中，国家是工农群众从事改造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55頁。

② 同上。

活动的有力武器，因此，“提早宣布国家的消亡将会破坏历史的发展远景”^①。这就是为什么企图贬低国家和国家机关的意义，从而解除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武装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原因。

由此可见，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他们运用各种手腕，力求驳倒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一方面为了洗刷和粉饰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则为了诬蔑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国家的作用和实质的问题，对于工人运动有着特殊的作用，因而必须同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不反对‘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②。

（郑 坚节译自“现代修正主义是反动派的工具”

〔1959年莫斯科〕一书）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13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72页。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党，还是 “政治行动协会”？

〔苏〕A·布京柯

美国修正主义者J·盖斯曾借口近年来力量有了新的配备，提出一个恰恰是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类型的政党的建議。他写道：“在我看来，这个新的时代要求在我們党内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如果我們想与急剧变化的事态步調一致的話。我認為，新的时代要求我們建立新型的政党”^①。試問这个“新型的”政党是什么呢？修正主义者直截了当地回答說，“如果我們把我們党的形式改变为政治行动协会的形式”^②，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露骨的反党的修正主义声明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最簡明地表达了現代修正主义取消派的綱領。

实际上，現代修正主义者是要把一个最尖銳的攻击目标指向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因为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設共产主义而斗争中的主要领导力量和組織力量。选择这个进攻目标当然不是偶然的：资产阶级十分懂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革命組織，资本主义的命运及其必然的死亡，归根結底就是取决于这个組織的胜利的活动。如果资产阶级的僕从修正主义者在攻击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时表现出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那么，这只能說明主子的利益和走卒的行动是非常一致的。列寧曾經写道：“事实証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

① J·盖斯：“变革的时代”（“政治月刊”，1956年11月号）。

② 同上。

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階級亲自出馬还好”^①。

关于革命政党的問題，无论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上，还是在实际斗争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

当然，根据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它們的历史传统及这些国家中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每个国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产生和发展，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自己的特点。然而，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条件对于各个国家說来都是相同的，所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任务也是相同的，它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它們的基本組織原則，也就是构成新型政党的学說的一切是相同的。

*

*

*

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破坏共产党日益扩大的影响，因而便竭力为抛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說“制造論据”。

修正主义者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找根据呢？

他們抛开伪装，公然声称，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說的理由是，这一学說仅反映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民族条件，因此似乎不适于现代的、完全不同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特殊”条件。例如，意大利修正主义者 A · 乔利蒂粗暴地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說的实质，他在“改良和革命”的小冊子中曾经写道：“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包含有俄国革命知識分子（在俄国存在‘职业革命家’的传统），和 1905 年反对沙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經驗。这一概念原則上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当时（1847—1848年）草拟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时所制定的党的结构和类型搬到现时的情况下”^②。乔利蒂也因袭了托洛茨基分子把列宁主义說成是民族主义学說的阴谋，断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是根据本国当时的特殊的民族条件而建立的。他所以要这样来歪曲事实的本質，是为了給自己的关于这种概念不适用于意大利的条件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203 頁。

② 乔利蒂：“改良和革命”，都灵 1957 年，第 42—43 頁。